

曝書亭全集

冊九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六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儻舍坐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儻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饁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時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

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子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憫而吟詠自適其詩無鏤肝鉅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旣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

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子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挈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獨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龜厲軟熟之習可謂煥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屨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

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尙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尙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

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卽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慚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之助自四聲旣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尙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

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爲詩不專師一家用己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邁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彙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劘同學文字爲人所憎晉賢特虛己下之不以爲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達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旣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裒爲一

十八卷題曰存橐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欵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己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爲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旣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嗽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嗽荔支必曰諾及沂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

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絕矣旣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恆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峯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噉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癭腫魁癭勾曲

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
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
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弃必借
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
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恆資以爲
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雖華山人善
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歛
再徙而莅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
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闕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
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闕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
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
明獨拾濬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筢編竹以爲籬削板以
爲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

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尙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尙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麤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侏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恆以吟詠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

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吳中四姓之一
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
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傳爲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
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
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
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
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恆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
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
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
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
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

尙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
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
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誠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
黃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旣漸返而淳又永叔
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
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
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
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柁
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旣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
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
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

司指揮塵沙之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果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詠愈多旣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窠奧直欲造唐人之堂而躋其蔽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忤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瓠相和

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舛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墳焉而已大者謂之鼙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翾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忸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適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髣髴薛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鷺翾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
涇陽李念茲岷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邵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
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
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
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子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
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邵陽王
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
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
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
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
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風于車鄰侈車馬侍御之
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
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爲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